

奇情悬疑推理

三毛 主编

尼罗河谋杀案

林秋兰 译

华文出版社



(英)阿嘉莎·克莉

2
34

三毛 主编

尼罗河谋杀案

(英) 阿嘉莎·克莉丝蒂 著
林 秋 兰 译

华 文 出 版 社

(京)新登字 064 号

责任编辑: 刘万朗 徐顺生

封面设计: 冯光美

版式设计: 晨 风

尼罗河谋杀案

(英) 阿嘉莎·克莉丝蒂 著

华 文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市朝阳区经纬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0 字数 220 千字

1993 年 8 月第 1 版 199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ISBN7-5075-0225-2/I·66 定价: 6.60 元

出版缘起

三三

我热爱阿嘉莎·克莉丝蒂 (Agatha Christie) 所有作品及她个人传奇性的一生。

直到现在，她所创作的一系列奇情故事，仍是除了圣经之外在世上印销最多的书籍。

当阿嘉莎的著作之一《东方快车谋杀案》被拍摄成电影在英国首映时，英女王伊莉莎白请问她：“你的作品我大半都看过，只是这一部的结局却是忘了，能否请您告诉我凶手究竟是谁呢？”

阿嘉莎回答说：“不巧，我也忘了呢！”

有关她作品的曲折情节、悬疑布局和出人意外的结尾，正如阿嘉莎自己所表明态度一样，贵如女王，亦是不能事先透露一丝一毫的，不然便失去故事的症结所在及精华了。

阿嘉莎的作品，每一部都是今日世纪的迷宫，无论男女老少，一旦进入她的世界，必然无法抗拒地被那份巨大而神秘的力量所牵引，在里面做上千场以上华丽辉煌的迷藏，乐而忘返。

我极乐意将这位伟大奇情作家的全套书籍介绍给读者。这位风靡了全世界数十年的杰出女性，在任何地方都已得到了一致的欣赏、崇拜与最高的尊敬，而在这里，她的作品迟迟没有出版，实是爱书人极大的损失与遗憾。以出版令人着

迷的金庸武侠小说、倪匡科幻小说、诺贝尔文学奖全集及一系列经典名著驰名的远景出版公司有计划地出版阿嘉莎·克莉丝蒂小说全集，正好弥补了这项缺憾，也是出版界的一件盛事。

有关这一系列令人目眩神迷奇书的灿烂与美丽，在于读者亲身的投入和参与，太多文字的介绍，便失去它隐藏着的玄机了。

一九八二年三月十日

第一部 英 国

1

“林娜·黎吉薇”

“这就是她!”三冠地主波纳比先生说道。

他以肘轻轻触了同伴一下。两人同时睁大圆眼，微张嘴唇，看着眼前的景象。

一辆巨型的猩红色罗斯·罗伊司恰恰停在当地邮局的正门口。

车里跳出一位少女，她没有戴帽，身着一件式样简单大方的罩袍；发色金黄，个性坦率而专断；是美而敦一下渥德地区罕见的俏丽女郎。

迈着快捷而令人生畏的步伐，她走进邮局。

“这就是她!”波纳比先生又说了一遍。他压低嗓门，继续说道：“她获得百万财产……准备动用数万元在此地建一游泳池、意大利式花园、舞厅，原有的房屋半数都要拆除重建……”

“她会把钱带进本地，”他的朋友说道。这是一个精神萎靡的瘦子，话语中充满羡慕与嫉妒。

波纳比先生赞同道：

“对，这对美尔敦一下渥德地区是件大事，确实是件大事。”

波纳比先生对自己的消息灵通颇为自豪。随后他又加了一句：“此事必会在本地引起一阵震撼。”

他的朋友说：“与乔治爵士截然不同。”

“噢，乔治爵士，他是靠赛马致富的。”波纳比先生宽宏大量地说。“全凭运气才赢得那么多钱的。”

“他装修房子花了多少钱？”

“我听说是整整六万元。”

瘦子吹了一声唢哨。

波纳比先生得意洋洋地继续说：“她呢，据说在房子完工前就得再花另外的六万元。”

“真邪门！”瘦子说。“她哪儿来的这么多钱？”

“据说是从美国。她母亲是一位百万富翁的独女儿。很像电影里的情节，不是吗？”

那少女走出邮局，钻进轿车里。

车子发动了。那瘦子以眼睛追随着她的情影，喃喃道：

“我似乎完全判断错误了——看她的长相。金钱与美貌——太多了！像她这样富有的女孩实在没有权利又长得漂亮。而她的脸蛋确实俏丽……这女孩样样俱全。实在不公平……”

2

于“在姑妈家”餐厅吃饭时，我注意到美丽的林娜·黎吉薇也在座。她与乔安娜·邵斯伍德小姐、温特显姆伯爵、托比·布莱斯先生共进晚餐。大家都知道，黎吉薇小姐是梅尔·黎吉薇与安娜·哈兹的女儿。她从她外祖父李奥波德·哈兹那里继承了一大笔遗产。俏丽的黎吉薇是大众瞩目的焦点，盛传不久她将宣布她的订婚大事。当然温特显姆应该是最有希望的人选……

① *Chez Ma Tante*， 法文， 意为“在姑妈家”。法人有以“在……家”为店名的习俗。

3

乔安娜·邵斯伍德说：

“亲爱的，我认为事情会进展得十分顺利！”

她坐在林娜·黎吉薇“渥德园”的闺房里。

从窗口望出去，花园之外是广阔乡间蓊郁苍翠的林木。

“这景致真棒，不是吗？”林娜问。

她手臂倚靠着窗缘，脸上流露出热切、活泼与充沛的精力。乔安娜·邵斯伍德一站在她身边就显得黯然失色——她是高瘦、年满二十七岁的年轻女郎，聪明的长脸蛋，眉毛却修剪得有些怪诞。

“你一天的工作量太多了！你请了建筑师吗？”

“三个”

“这些建筑师怎么样？我好像不曾见到半个。”

“他们都很不错。有时我只发现他们不切实际。”

“亲爱的，你快别这么说。你是最实际的动物！”

乔安娜从梳妆台拿起一串珍珠项链。

“我猜这是真的珍珠，是吧，林娜？”

“当然是真的。”

“我晓得对你而言，当然是真的，甜蜜，但对大多数人则不然。你受过高等教育，家里又有钱！亲爱的，这串珠链

的手艺真是巧夺天工，搭配得也恰到好处。它们一定值一大笔数目！”

“相当粗俗，是吧？”

“不，一点也不粗俗——而是真的很美。它们价值多少？”

“大约五万元”

“好大一笔钱。你不怕被偷吗？”

“不，我经常佩戴在身——再说也保过险了。”

“借我一直戴到吃饭前，好吧，亲爱的？这东西使我兴奋不已。”

林娜大笑。

“你要戴就戴吧！”

“你知道，林娜，我真的很嫉妒你。你样样不缺。刚年满二十岁，就拥有自己的头衔、大笔财产、美貌及健康的体格。甚至你还有头脑！你二十一岁生日是什么时候？”

“明年六月。我将在伦敦举行盛大的成年舞会。”

“然后你要嫁给查理斯·温特显姆？那些专爱说人闲话的小记者对这件事兴奋得不得了。不过他确实为你投下了不少心血。”

林娜耸耸肩。

“我不知道。我还没想要嫁人。”

“亲爱的，你的想法很正确！结婚以后就不一样，是吧？”

电话铃响了起来，林娜走过去接。

“喂？喂？”

“是杜贝尔弗小姐打来的。要我接过来吗？”

“杜贝尔弗？哦，当然，好，你接过来。”

拍达一声，一个急切、温柔、略微喘息的声音响起，
“喂，是林娜·黎吉薇吗？林娜！”

“贾姬，亲爱的！我几百年没有你的消息了。”

“我知道。真可怕。林娜，我急想见你。”

“亲爱的，你能来这里吗？我的新玩意，我亟欲让你看看。”

“我正想这么做。”

“那就跳进一辆火车或汽车吧。”

“好，我会的。我花费十五磅，买了一辆破旧得可怕的
双人座汽车，有时走得挺顺利。但它太有脾气了。如果喝茶
时间我还没赶到，你就知道它又闹情绪了。再见，我的蜜
糖。”

林娜放下话筒，走向乔安娜身边。

“这是我的老朋友贾克琳·杜贝尔弗。在巴黎时我们一
起住在修道院里。她的运气坏透了。她父亲是法国伯爵，母
亲是美国南方人。父亲跟某个女人跑了，母亲则在华尔街搞
金融搞破产了。贾姬被拖累得沦落不堪。不知道她最后两年
是如何度过的。”

乔安娜正用闺友的指甲油在涂亮自己深红色的指甲。她
头侧向一边，仔细端详着涂油后自己的指甲。

“亲爱的，”她慢吞吞地说，“这不是相当烦人吗？我的朋
友若碰上霉运，我一定立刻将他们甩开。这话听起来很绝
情，但省却以后多少麻烦！他们不是想向你借钱，就是开张
做衣服的生意，然后你就从他们那里拿到最糟糕的衣服。不
然他们就是描灯罩或做蜡染。”

“所以如果我失去我所有的钱，你明天就把我甩掉？”

“当然，亲爱的，我会这么做。你不能说我待朋友不忠诚。我只是喜欢结交成功的朋友罢了。你会发现几乎每个人都会这么做——只是大部分人不肯承认罢了。他们只是说他们再也受不了玛丽或爱蜜丽或帕美拉啦！‘挫折使她变得如此哭丧、齷齪不堪，可怜的人！’”

“你真现实，乔安娜！”

“我只是像其他人一样趋炎附势而已！”

“我不会趋炎附势！”

“你漂亮，每季又有中年的美国托管人付给你生活津贴。在这种条件下，你显然不必做这种卑鄙的事。”

“你对贾克琳的看法不正确，”林娜说。“她不是那种依赖朋友为生的人。我曾想帮助她，但她拒绝了。她像魔鬼一样自负。”

“那她干嘛这么急着要见你？我敢打赌她一定有事才登三宝殿。你等着瞧好了。”

“她的声音听起来似乎有什么事很紧急。”林娜承认道。“贾姬一向太过于冲动。有一次她还拿削铅笔刀去刺一个人！”

“亲爱的，这多可怕！”

“有一个男孩在欺侮一只小狗。贾姬企图制止他。但他不听。她就拖住他摇他的身体，但他力气比她大，最后她就亮出一把削铅笔刀，直直插进他的身体。结果大家乱成一团！”

“我可以想象。这种事听起来极不舒服！”

林娜的女仆走进闺房，喃喃地道歉了一声。她从衣橱里

取出一件衣服，就赶紧走开了。

“玛丽怎么啦？”乔安娜问。“她在哭哩。”

“可怜的东西。你知道我告诉过你她要嫁给一个在埃及工作的男人。他对他的背景了解不多，我想最好替她打听一下他这人正直不正直。结果发现他已经有一个太太——还有三个小孩。”

“林娜，你这样会树立多少敌人！”

“敌人？”林娜很吃惊的样子。

乔安娜点点头，替自己点燃一支烟。

“敌人，甜蜜。你这样任性破坏人家的事，你这样择善固执，可知道会招惹多少怨恨呢！”

林娜大笑。

“可是在这世上我还没有半个敌人呢。”

温特显姆伯爵坐在一株西洋杉树下。他的眼光停留在“渥德园”某个优雅的角落。“渥德园”属于旧世界的美无物堪比；四周新式建筑及其他屋宅都被抛出视野之外。一切都沉静而安详地浸浴在八月的阳光底下。然而在凝神谛视之际，查理斯·温特显姆眼前所呈现的不再是“渥德园”，恍惚中他似乎看到一幢更加堂皇雄伟的伊丽莎白式建筑，有着长形、范围广大的花园，背景则更显荒凉……那是他自己的家宅所在——查尔敦伯利，前景站着一个人——一位女郎的身影，发色金黄，脸庞热切而自信……林娜，查尔敦伯利的女主人。

他觉得前程在望。她的拒绝一点也不是断然的拒绝。只是要求再多一点时间考虑。也罢，他还可以再等待一段时间……。

整件事实在配得太巧妙了。当然有人会说他是为了金钱而娶她，但他何必在乎这点而强把自己的感情抛置一边呢。他爱林娜；即使她身无分文，而不是全英国最富有的女孩之一，他也要娶她。然而幸运的是，她是全英国最富有的女孩之一……。

他的脑海中汹涌着对未来的美丽憧憬，譬如掌握洛克思

达尔的支配权，西翼的修护，不让苏格兰人狩猎等。

查理斯·温特显姆在白日下做梦。

午后四点钟，一辆破旧的小型双人乘坐汽车嘎然作响地停了下来。一个少女从车里跳出——身躯娇小玲珑，满头乌云。她蹬上石阶，按了一下门铃。

几分钟之后她被领进一间长形的雅致的客厅，一位牧师模样的仆役用哭丧的音调叫道：“杜贝尔弗小姐来到。”

“林娜！”

“贾姬！”

温特显姆稍微站开一边，他以同情的眼光望着这副娇小的身躯张开双臂投进林娜的怀中。

“这是温特显姆伯爵。这位是杜贝尔弗小姐——我最好的朋友。”

他想，漂亮的女孩——不是挺漂亮，不过蛮有魅力。黑亮卷曲的秀发，大大的眼睛。他喃喃说了几句得体的寒暄语，然后就准备退出去让这两个友人好好聚聚。

他一退出去，贾克琳就像机关枪一样猛攻起来——林娜记得这是她性格上的特征。

“温特显姆？温特显姆？他就是报上常说的你准备嫁给他的那个人？是吗？”

林娜喃喃道：“大概吧。”